

五女兴唐

问萧何，道如何。黄金贵，值钱多。——圣谕

昔年韩信问萧何，问问家乡道如何。

人人总说么黄金贵，我看世上是欢乐值钱多。

山在西来水在东，三山六水处处通。
长江流水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

朝向西来夜向东，人生就像采花蜂。
采尽百花酿成蜜，辛苦到头一场空。

善比田来恶比犁，恶人常把善来欺。
犁头换了千千万，未见田中换烂泥。
收留闲文归经典，将今比古劝善人。

说者忠孝宝卷一部劝善。这叫是话有音，是鸟有林，是经灭罪，是忏消灾，是饭充饥，是茶解渴。宝卷一部翻将过来，要先还朝代，后讲贤人出世，讲到皇帝登位，贤人大富大贵，所讲有头有尾，这叫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。

先还哪朝帝皇登龙位，哪里州府出贤人。

要还朝代，其则不远，经典盖板注写明白，有“昔日”二字。何为“昔日”？昔者远也，日是今日。昔年经典，弟子今日所讲，远朝近还，当然不难。

昔年唐朝高祖皇登龙位，一统山河治乾坤。

高祖皇是有道明君，执掌江山，江山太平。文出忠良，武有能将。外国年年进贡，小邦岁岁来朝。

江湖常常流活水，山河一统享太平。

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

钱落路上无人拾，夜不关门犬无声。

君王有道江山稳，刀枪不动半毫分。

刀枪不动，要它何用？六部启奏我主哇：“刀枪不动要锈，兵书不读要蛀，改一半，空一半。”改作何来？惜承旧物，就拿刀枪改做农用具，兵书作部劝世文。

老兵一概种田地，少兵抄写上大人。

君王有道，弟子才疏学浅我们讲不尽，山清水秀出贤人。贤人一不来边邦外国，二不出得荒山野地，三不来深山古庙，出得河南洛阳县北门七里李家寨，其人姓李，号叫应龙，同缘徐氏、韩氏、陈氏为婚。

说到李应龙人一个，洛阳县里有名声。

家该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周鉴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前厅后厅，房子称心，倒厅、折厅，耳房、栈房、库房，穿衣亭、脱衣亭、玫瑰亭、牡丹亭、望月亭。

前后房屋廿四进，当中一座大高厅。

屋上总盖琉璃瓦，根根椽子总雕花。

水磨香几发光明，磨砖铺地一字平。

厅前上挂画眉笼，香几台上自鸣钟。

画眉笼中能言语，自鸣钟上报时辰。

东库堆金不堆银，西库堆银不堆金。

秤称银子斗量金，夫妻讲讲多称心。

乃积乃仓，胜过天堂，活计不要做，一世风光。

万贯家产多豪富，就独少个香烟后代根。

那日，员外同三位院君端坐高厅，夫妇来杠谈心。员外说：“院君，枉养你们姐妹人三个，没得传宗接代人。叫国在难中要想良将，人到中年要子孙。”管账安童就说呱：“主公主母啊，子嗣是修得来格，不是偷得来格，叫修得修得，功劳无人分得，作得作得，无边重罪无人替得。这叫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，不修没得。欲享儿孙福，须舍世间财，为人做好事，子孙天送来。前世修到福，今世享荣华，今世再加修，锦上又添花。”员外闻听这一声，积德积德叫几声。安童，言之有理，老身一面依你。

说斋僧就斋僧，斋僧榜挂到大前门。初一月半斋僧道，逢三遇七济贫人。路上有坑担土修，桥坏抽板换木头。天阴落雨送钉鞋伞，逢到暗星点路灯。头二十岁恶光棍，劝他改正做营生。鳏寡孤独年老人，赠他银子度朝昏。广结良缘，斋僧布施，

好事做了如天大，玉皇在灵霄早知闻。

玉皇大帝端坐灵霄宝殿晓得，凡间世界这个李家寨的李应龙在家求天拜佛，求后代。

如不送他后代根，东土少个善心人。

忙差西斗武曲、东斗文曲，不要耽搁，到他家徐氏腹中投胎去吧。

打弹张仙忙不及，送子娘娘送动身。

徐氏困到半夜二三更，梦见桃子滚进门，手拿桃子嘴里啃，六甲怀孕紧随身。十个月怀孕满足，瓜熟蒂落，拣到格天子半夜子时辰光。

连痛三个紧三阵，生到双胞后代根。

员外一看，欢喜一半，叽哩哇啦一叫，捧起来一望，肥头胖耳，两个大老小。

金盆一洗银盆过，红绸裹了紧腾腾。

脐带上面捂丝棉，包包撮撮放了院君里床边。三朝烧过解污纸，满月堂前贺热吵满月。孩儿出生三朝像芋荷里格水泡，要请大家唤叫唤叫。格么，诸亲六眷抱起来闻闻哄哄，公子眉花眼笑，就叫咪咪笑。年纪大格胡子硬，凑到杠一戳，官官就哭，就叫哭癞宝。不对呀，不是青菜萝卜谈斤量估价钱，我家是香烟后代，要有名有姓才好。一个年纪大格头毛花白黄，家里子孙满堂，取名老在行，就说：“员外，你家公子格名字我来帮取，张家不离张，李家不离李，你家既然姓李么，

长子取名就叫怀珠，次子怀玉不改名。”

怀珠、怀玉人两个，总是应龙的后代根。员外客气，向老者来敬酒，倒一杯，吃一杯，杯杯盏盏不推回，先饮三杯何关事，又饮三杯欢乐杯。

格人山人海了不得，恭贺员外他有子孙。

诸位，讲经本是劝世文，说啦前文讲后文。一口难说两句话，巧女难拿两支针。河沿两岸，只说一间，花有两朵，只表一枝。下文单讲到这个洛阳南门有个吴家寨，一人姓吴，号叫

成功，同缘潘氏为婚。

万贯家产无比伦，红花绿朵未曾生。

同院君讲讲：“院君，我们万贯格家产，前缺后空，将来传把哪一个？”

大做好事行方便，惊动玉主早知闻。

玉皇大帝端坐灵霄宝殿得知，忙差月银星、月罗星，到他家潘氏腹中投胎出世去。张仙忙不及，送生老母又下凡尘。潘氏梦戴牡丹，六甲有孕，怀孕满足，瓜熟蒂落格，拣到半夜子时辰光，

连痛三个紧痛阵，生下两位女千金。

员外叫声：“院君啊，可惜徒劳千秋计，没有飘山化白人，你么不要难过伤心落泪啊，只怪我们福薄格，不曾养到公子；养到格小姐，也算有福。”

众位，当初的时代是重男轻女啊！说养到格小姐，人家就高兴不起来。格么他家到底是大户头人家，也帮取个名字，长女取名叫月英，次女取名叫凤英。月英、凤英人两个，总是成功的女千金。吴成功格天子就想，今朝是我家两个小姐满月，我家要是养格儿子么多高兴，准定来家开贺，我忙了不亦乐乎。可惜养到两个小姐哇，我这个头也抬不起来。就垂头丧气，唉声叹气，出门去散心解闷。

头一低了么就动身，李家寨到面前呈。

头一低，只顾对前攻，如巧不巧来到这个李家寨，李年兄家怎干种人多格？你来他去，如同散戏，不妨进去走走看。安童通报，员外知道，喜出望外，拿吴成功接到大门外，一把搀住成功手，贤弟连叫两三声。来到高厅么分宾主坐下。“贤兄，今朝怎干种热闹格？”“不瞒，我家养到两位小犬，今朝来家贺满月。”吴员外说：“不大象样，我不知贤兄家贺喜。”“哪里话来，只怪我事情多，拿你贤弟总记得格。既然么今朝你来，好酒好菜，好好招待。”这遭就耕田寻耙，吃酒寻话。李应龙就说格：“我倒养到两位公子，你家生到几位令郎，几位令爱？”吴成功挨他一问，想想眼泪珠抛，叫一声贤兄：“不提格男女也便罢，说到格男女我苦伤心。

多男多女我也不曾生，我育到了两位女千金。

可惜徒劳千秋计，没有飘山化白人。”

“贤弟，你不要着气，有了小姐就算福气好，今年多大？”“不瞒，丁卯年来属兔生，卯年卯月子时生。”李应龙说：“该打了呱，弄到天亮，你家小姐也是今朝满月格。贤弟，既然么你家两个小姐，我家两个公子，我看不如推开窗子说亮话，我们来结个亲家吧。”“贤兄，

你是天来我是地啊，乌鸦怎入凤凰群。”

“贤弟，贤弟，你太客气了，你爱亲么就把亲来做，皇上也有个草鞋亲。”“格贤兄，既然你说到这句话，我也无所推诿，好格！”“格么，你家两个小姐，我家两个公子，我家长子匹配你家长女，次子匹配你家次女，将来随便我家把一个你家去，也是你家把一个我家来。

后来生到男共女么，传接两家后代根。”

日落西山暗黄昏，吴成功回转自家门。来到家中同他家潘氏讲讲：“院君，虽说我家养到两个小姐，我想想福气倒是老能高。”“为底高？”“今朝出门去解闷散心，遇到我格李年兄，他家养到两位公子来家开贺，热吵了，我进去拢拢，讲讲说说嘎，我们倒结起亲翁了。院君，养男父教诲，养女母当心。养到小姐哇，你将来等她长大了点，要教她绣花纳朵，描龙绣凤，不要横针不会挡，竖针不会连，补格补丁歪了肩兜上，将来嫁到李家去。

不骂张三其别个，总骂累堆鬼娘生的笨丫头。”

“员外，晓得格。”

不提他夫妻讲讲多欢喜，再提到李家后代根。他们本是天星下凡尘，伤风咳嗽总没得，

顺顺当当成人。一周二岁怀中睡，三至四岁离母身，五周六岁到七岁，员外要思量请先生。“安童，八方打听先生。”安童察访三天整，文居士先生请进门。好酒好菜，好好款待，用过酒点，送进书房，叫两位公子抄习文字。

开蒙读的《百家姓》，题头写格上大人。

读得两个月光景，员外走进书房：“先生，我来讨喜讯，我家两位公子，哪一位公子读书聪明伶俐点，长进点？哪一位公子懵拙点？”“员外，我不瞒你啊！你家这个次子有过目不忘之才，就是你家这个长子，摩拳擦掌，武气腾腾，血气方刚，跳跃如飞，

就怕文官之中无他份，武官伴里好轧头名。”

员外一想：有文没武，吃武家苦，有武没文要求人，文武双全，既不要吃文官家苦，又不要吃武官家苦。“安童，八方打听教头家来，好教你家大相公习武。”安童察访三天整，忙将谢壮士请进门。

有员外，待壮士，开席而坐，
用山珍，和海菜，百味珍馐。
酒壶黄金打，里面照见外面人。
山东石榴赛玛瑙，南阳橘子赛黄金。
花生摆作宝盖样，瓜子排成菊花心。
酒是多年格陈大酒，菜是格鱼肚共海参。
金针木耳么来衬底，蘑菇香蕈做浇头。

员外坐横头，手执壶头，对教头敬酒：“谢壮士，贵乡居住？”“湖广荆州梅六镇。”“尊姓大名？”“不敢当，敝姓谢，叫元魁。”“你怎到我这洛阳来格？”“呵呵，不要提啊！沿小么有格师弟么也是洛阳人，多时不曾见到了，有点心焦，我来访问访问我格师弟一个人，听说我师弟倒亡故啦得格，我正来这个酒店吃闷酒，刚好你家安童蹲杠开口，我就有心到你家现现这个丑。”“壮士，哪里话来。”

吩咐拿公子唤到高厅上，拜见师父领头人。

肇谢壮士就教他家长子舞刀使枪，跑马拉弓，圈子里兜到圈子外，马上练武功。谈到这个李怀珠公子，说提到格文，吓得头总疼，提到格武，拚得吃苦了。

硬功拉起十三力，箭箭能中穴中心。

一个旋风三丈六，双足蹦上九霄云。

一拳头要钉出个潭头，一铁扫帚扫起一条圆沟。

一笔学得三年整，十八般武艺他件件能。

大众啊，教他倒有三春整，谢壮士思量到转府门。来到高厅，同员外讲清：“我有个儿子叫谢花兰，正在习武之年，我要回转，教我格儿子习武。”员外好酒好菜，好好招待，随手拿这教头银子奉上。谢壮士说：“呵呵，我收到个得力门徒么，哪要银子，多少收点盘费就够了。”公子见师父走，送到村口，眼泪对下直流：“师父啊，你回到家里闷屈很，再到我李家寨来散散心。”“徒弟啊，我走了哇，师父有言语吩咐于你，肇向后如遇到难中难，

你寻到湖广梅六镇，找我谢元魁一个人。”

这遭师生两个洒泪而别。公子回转，来到演武厅。仍旧天天来花园之中练这个武艺。单讲到他家这个次子跟随先生读书，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，公子读书档档上。公子读书麻利很，先生只做领头人。李应龙夫妇两人讲讲开心，“妥了格，院君，我家长子么习武，次子么习文，将来到个辰光，省用求人。这就叫夫妻讲讲多欢乐，阴曹里阎君却无情。

阎王出得个勾魂票，容情总没得半毫分。

李员外陡得患难随身，面黄骨瘦难看很，眼落骷髅有半寸深，东请郎中不会看，西请郎中无救星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毛病么一天重似一天，这就叫雨天挑草担步步重，井底里淘沙渐渐深。

“院君，我有三长并两短，不要做三心二意人，带好儿子慢慢过，我阴曹照应你当身。”“员外，你不要乱想，三十年不病灾在外，哪个吃得五谷不生灾；六十年富贵轮头转，三十年格河东转河西。我请高明郎中家来帮你看，帮你断。”哪晓医到他的病，医不到个他的命。吃药像吃水，化纸像哄鬼。员外困到半夜二三更，两手来杠舞，两足来杠蹬，眼睛不得睁，喉咙口头断仙气了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那徐氏背住员外格手，恩夫连叫两三声：“恩夫啊，慢慢走来慢慢跑，亲姊妹同过奈河桥，慢慢点走来慢慢点行，亲姊妹同过剥衣亭。员外，这叫世上为人真艰难，丢下苦命果孤单。员外，我前世里跑了多少断头路，烧了多少断头香，打死多少孤单落群格雁，这世里夫妻不久长。”安童、梅香大家劝解，买沙枋棺木一口，高厅入殓。

前门口上挂白布，高厅改作孝堂门。

诸亲六眷来张看，两位公子做叩头礼拜人。格守孝不知红日落，思亲常望白云飞。众位啊，格韩氏交陈氏肉麻了，对里哭，对外哭，眼睛哭得格红笃笃，就像个葡萄肉，衣袖哭得湿落托。“格员外，

你不隔千山并万水，只隔无情板一层。

员外呀，往常安童梅香端饭来啊，咸不是啊，淡不是啊，热不是啊，冷不是啊，汤不是啊，厚不是啊，今朝满碗来么满碗格去，酸甜也不尝半毫分。员外啊，指望我们一根纱线同到老，怎棒打鸳鸯两离分。”朝也啼哭员外一个，夜也啼哭员外一个人。

谁料员外终七还未过，韩氏陈氏又丧残生。

安童梅香说：“不得了，烟囱管子一倒，徐氏太太像掐了头的苍蝇乱飞乱蓬，大家帮解劝，又买棺木两口，高厅入殓，请僧道两班，超度一番，送到坟堂，入土为安。徐氏困到半夜二三更，想念到员外泪纷纷。两位公子体贴格，见到母亲多苦闷，做她消愁解闷人。

那天子徐氏就说：“儿啊，家有人千口，作主是一人。当初你家父亲在世时，哪块田里种旱谷，哪块田里好栽秧，到底高时节，忙了周周到到，总是他照料。我们对家一坐，什么活计总不要做，筷上拈碗，底高闲事不要管。儿啊，肇你家父亲亡故啦得呱，我一桩不到一桩不了，你们弟兄两个又小。”“母亲，有底高办法格？”“儿，原呢我家有个李能安童，当初跟你家父亲脚前脚后，脚左脚右，人倒蛮忠厚，老老诚诚，我看不如就拿这个家，等李能来帮当当吧。”“亲娘，你怎说怎好，我们听你的话。”肇吩咐安童拿李能唤到高厅：“李能，我家员外么倒亡故啦干多时了哦，家有人千口，个人来作主，我干咱是个只身人，连到田里种底高总搞不清。安童，我拿这个家就交把你，等你当啦几年个家，等到两位公子长大了，到辰光，各支烟囱各开门，各自立业做营生。”李能听到这一声，太太连叫两三声。

在我在我都在我，在我李能一个人。

肇就走格天子起啊，拿这个权交把李能了哇。众位，叫一日权在手，谁敢不低头，冤家他肇就乱揪，帽子三七欠，歪戴来头上，茶馆店里天天到，赌场上面去论输赢。不曾到两年光景，这个李能倒作起亏空来格，要债格上门了。徐氏说：“儿啊，不对啊！以往只有人家少我家格，叫李能当家，现在我家怎欠人家格。”“母亲，我们不晓得，叫安童拿李能寻家来。”李能一到家，徐氏说：“来啊，今朝凑你家两个少爷总来堂，拿账拿出来看看。”

李能闻听这一声，魂灵总冒到九霄云。

“太太啊，你叫我当家，我没得这个把握，我帮你在屋脊高头顿了碓臼，冲了家了。”肇拿账拿起一算。不但叫李能当家不曾忙得上，亏空亏上头两万。徐氏背住李能一个人，头上

敲到他足后跟：“冤家，你不胎孩，死远点，我家不要你蹲了。”

逍遙自在走出門，暗里下笑了肚里疼。

徐氏说：“儿啊，不得了了格，叫李能当家，不曾忙得上，亏空倒亏上头两万，门口要债格又多，肇怎得了哩？”“亲娘啊，你说怎办？”“儿啊，东庄良田二百亩，西庄良田一百零，城里也有一爿典当、一爿钱庄，请先生家来写卖契卖啊。”请先生家来写据么，写了又慢，乡下人又会算，捡便宜东西买，总聚堆上他家门上来。来不及，就到城里印刷坊里去印刷，拿田地庄房统统卖啦得，拾掇拾掇，账目算算，不足，还推板几百。没办法，又拿家里格浮产统统卖啦得。心肝啊：

“肇是描金箱子白铜锁了，外面好看里面空。”

再说其他安童梅香也就东格东了西格西，各自寻路找生机。肇母子三个相依为命。心肝啊：我家穷到灶面前草么没半根，粮么没半升，有朝顿来没夜顿。眼发花来头发昏，家里穷到干功程。”真是朝无起火之物，夜无鼠咬之粮。

俗话说格，人到难中求人助，没有好邻寻好亲。徐氏说：“儿，当初你家父亲在世，交南门吴家寨吴成功攀了门亲。他家两个女儿，长女叫月英，次女叫凤英，许配你们弟兄两个。我看你们不要怕羞丑，到岳父家去开开口，作兴岳父不嫌我们穷，要借点银两家来把我们度度格春三。”“亲娘，好倒好呱，叫哪一个去了？”怀珠说：“我去。”“儿啊，你不要去，你沿小是躁暴脾气，假使你家岳父瞧不起啊，你肇眼睛一毛躁，好好了格事体啊，反而总说得不好，我看也是你家兄弟去，他文质彬彬格。儿啊，还是你去吧！”“亲娘，格我走了哇。”“儿啊，来哇，我有话对你说嘎，你家父亲生病，你家岳父不曾来张看张看，父亲亡故，你家岳父又不曾来张张，家里穷到干种款式嘎，堂不离江隔海啊，南门到北门，他，头总不曾伸。不晓得现在这门亲怎样？儿啊，你到岳父家去，借到，今朝也家来，借不到，今朝也要家来。

母亲望你去南门，务必要早去早回程。”

众位，李家穷到格种款式，儿子身上没得一件新鲜衣裳。辞别兄长母亲站起身，单奔南门一座城。来到南门，到了岳父家门前，指头敲门，门上有人？看门公答应一声，“何人也？子为谁？”“我乃非别，北门李家寨李应龙之子李怀玉。门公哥哥麻烦你，传我心里话，说我口中言，速速去帮我报，报于我家岳父知道。”“啊呀，是姑老爷格，好说好说。”拿门开开来一看，两个安童弯腰奉揖：“姑老爷，权且外面撑一撑，稟报我家主公早知闻。”来到高厅，拜见员外，“安童，什么事？”“有事不敢不报，无事不敢乱报。”“何事要报？”“我家门外，姑老爷已到。”安童：“姑老爷今朝来了格。”“来了格，穿着怎呢？”“不丑啊，头戴坟墩帽子，身穿多年文章衣裳，拖船鞋子，龙潭袜子。”“奴才，你说格底高意思，我怎不懂格？”“员外，你到清明上坟格望见啊，格坟帽子高头格有顶啊？拖船鞋子呢？只有前头好拖，没得梆交后跟了呱。”“格多年文章衣裳呢？”“好文章对上搭嘎，丑文章对下削。”“龙潭袜子呢？”“不要问干仔细，没得底。”

格员外闻听这一声，默默无语就不作声。

“员外，还是打开正门，还是走耳廓门？”“安童，走耳廓门。”安童打开耳廓门：“姑老爷，走堂块进来。”公子一听，不好了格，看看式势不对了格，岳父瞧不起我了格，叫我走侧门而进，只好走耳廓门进了。一重门里行个礼，二重门里鞠个躬。公子晓得呱，人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岳父对我这个腔调，我要对他客气点。来到高厅之上，弯下腰来行个礼，岳父连叫两三声。格吴成功一看，眼睛发暗，丈人看女婿，越看越孤凄。

头带帽子没得顶，身上衣裳九串铃。

千个补来万个结，脚上鞋子长眼睛。

你格冤家啊，你死么死了你李家寨，何必要现世进我门。站了格高厅上，腹内起了不良心：“贤婿，来做底高格？”“岳父啊，非为别事，父亲亡故，叫李能安童当家，奴才不会当家，听我家舞了帽子朝前，一年不如一年，坛子捧到手里当升罗，捋捋堆货总不多，堂块没得钱，又要过小年，我来向你岳父啊借兑借兑，岳父啊，果肯啊？能够借把我，等我有个升腾日嘎，连本搭利送上门。”吴成功就想：今朝要是借点把你，家去吃啦得，下遭子又要来，这遭叫你有得纠缠不清了。况且，肇家里赤贫如洗，我两个小姐将来上你家去怎好过日子啊？“贤婿啊，来了不凑巧哇，早来三天，人家有钱来还，我不存庄，好借把你；晚来三天，人家又来还钱，你又好拿家去。今朝投早不投晚啊，单单险插中间。贤婿啊，不是岳父嫌你穷，今朝撑堂没有，真正要银子家去格，今朝蹲堂住啦一宿，我现在就进城去庄房，拿银子付把你家去过正月半。”“岳父啊，我要早点家去了，母亲来家要盼望。”“呵呵，我格亲家母啊，她怎说这个话啊？你哪个？我哪个？我们郎丈两个，你么难得来，应该今朝蹲我堂宿啦一夜。好格，脚么来你肚爿底落，你要借银子格，你就蹲堂；不借银子格，你就趁早家去啊。”公子就想：岳父说到干知己格话，不错哇，我家郎丈两个哇：“岳父啊，格恭敬不如从命。好，我就住上一宵。”这遭有好酒好菜，好好招待。又吩咐安童提盏灯，公子到书房去安身。拿公子安顿好了格。吴成功吩咐：“吴林安童，哨点备马。”两匹马备好，鞍披踏砲备好。

主仆两个站起身，哪还肯耽搁出前门。

来到三岔路口，望望没得人，一片寂静，“安童，你晓得我上哪去啊？”吴林说：“我晓得格，姑老爷来了格，没得钱，要借钱家去过年，过这个小年，我家家里又没得格钱，我晓得你呢，准备进城里去钱庄，付点银两，借把我家姑老爷家去过小年。”“安童，话是不错，你可曾替你家姑娘想想，当初我格亲翁万贯家产哇，传把这两个冤家，到这败家子手里，忙了三换剩根绳，就该点空架子了格，你家肇姑娘上他家去啊，久后怎好生存，当真拿银子借把他了。安童，我来同你讲，你家姑老爷么干咱也吃饱了格，你哨点替我家去，我进庄里去，你替我拿姑老爷忙啦得。”安童说：“员外，我不敢。”“安童你不要愁，你只要帮我拿姑老爷忙啦得，城里一片典当、四片庄房、十六个梅香我分一半把你。肇我做老员外，你做个小孩员外，也有底高日子不自在。”格吴林一听，格外起劲：“员外，果当真啊？”“怎不当真，帮我吃得苦，二一添作五。”“你员外既然说到这句话，格我家去弄口酒，杠杠胆就动手。”“好格，安童，我通庄上去了哇，肇家里格事体就丢把你，要听我干了干净利索格。”“晓得。”“怎呢弄法子呢？”“格有办法格，我拖把刀到姑老爷小书房，叫他拿门开开来，他来杠看看书，不注意，我个辰光么上去一刀，头对下一抛，血对外直放，不就拉倒？恐怕人家要晓得格，我家也有个枯井，把他颠倒对下一撂，跟手弄个石板跑去对上一盖，挑嘎一担烂泥对高头一倒，

上头栽棵芭蕉树，他巴巴结结不超升。”

“安童，你真正是抬头一个主意，低头两个花头啊！你这个办法嘎，真是土地老爷死儿子，绝妙格主意。好格好格。我通城里去啊，家里丢把你了哇。”肇随手吴林到家去格，用口酒壮壮胆，想想又不敢动手，我家也有个打铁不离火星的兄弟叫吴来，我去同他讲讲，格帮我做做对手，好拿姑老爷忙啦得。一头对格堂子跑，直把嗓子就叫：“吴来，吴来，你可要发财？你要发财，哨点起来。”格吴来把他一闹，衣裳裤子套总套不及：“哥哥，做底高？”“兄弟啊，一个好买卖事。”“哪块有啊？”“你可晓得姑老爷来堂？”“晓得格。”“员外对我说呱，叫我拿姑老爷忙啦得，城里干多典当庄房、东庄良田、西庄良田，也有梅香分一半把我，他做老员外，我做小孩员外。你帮我吃得苦么，我们弟兄道理再来二一添作五，你可去啊？”“我不敢，我，我沿小鸡总不曾杀过，我不敢。”“你可去啊？”“我，我不去。这个财我不想发，你个人去。”“呵呵，你格冤家啊，我倒把你晓得呱，你今朝不去就不去了。好格呢，你再不去，我先

拿你忙啦得，我再去忙姑老爷。”吴来一想，这不好了呱，我今朝要死在这哥哥格手里了哇。随口说：“我去可好呀。”“格你走前间。”吴来一头跑。一头就想：

姑老爷有个长共短，姑娘终身靠何人？

一头放趟子一头叫：“吴林吴林，不是好人，半夜三更，他要杀人。”溜起来像阵风，跑去对柴房家里一攻，影迹无踪。格吴林说“冤家啊！不要躲，先请姑老爷骑刀，回头再来忙你。”

格吴林站起身，哪还肯耽搁又动身。

众位，这天几时？正月初八，吴月英交吴凤英姐妹两个学得一身武艺，来楼上谈文论武，才说得丢嘴，说：“妹妹，今朝正月初八嘎。”“对格。”吩咐身边两个梅香，一个叫冬梅，一个叫秋菊，“冬梅，哨点下楼去望望参星来哪块？”肇冬梅着躁，跟手对楼底落就跳，跑到楼底落望不清，到花园里去望格，跟手走格花园身边经过，无巧不巧柴房家倒响起来格了，“哪个？”“我我我。”“你哪个？半夜三更你吓底高人啊？”“我不是旁人，我是吴来。”“啊呀，吴来哥哥，你怎来堂块嘎？”“不要提，前间吴林杀我格。”吴来把来龙去脉说一遍，急坏了梅香一个人。梅香着躁，跟手对楼上跳：“姑娘，不得了了格，总说祸事大，祸比天高只矮三分。”“梅香，可是看看参星式势不对？”“月上苍苍满，月下水连天，月口刀兵动，月背大荒年。”“姑娘，不、不，不是这个。”“格为底高？”“你格晓得姑老爷来了嘎？”“我不晓得。”肇冬梅统通又把来龙去脉说一遍，你要搭救姑老爷命残生。“梅香，我怎好意思去呢？”“姑娘，到了紧要关头，没得底高面子里夹得格？随你哦。”姐妹两个讲讲，飞跳带蹦把楼下，要搭救公子命残生。

姐妹两个朝前撑，小书房到面前呈。

姐妹两个来到小书房，“格那个？”吴林说：“我。”“你做底高格？”“我看更格。”“看更呱，你背后头是底高？”“我这背后头是刀。”“这刀做底高格？”“我拿了身边防身格。”姐妹两个怒目圆睁：“冤家，我晓得格，我家父亲对你说格，父亲是老员外，你要做小员外，你不曾问到你家姑奶奶，不识相。姐妹两个替你开片。”嘴说开片，姐妹两个手脚俏，背起安童两只脚，对肩兜上一搭，一撕哔叭，不分细啊大，一撕两半个。

不是娘舅并老表，姑奶奶来帮你把家分。

肇一个人扛半个，跑起就对荷花池里一撂，来到小书房：“相公你开门。”公子拿门一开：“小姐哇，人人总说冰雪冷，我比格冰雪还冷三分。”吴凤英看公子可怜，跟手来到自己绣楼，拿五十两银子、一副玉镯：“相公啊，我送把你家去，好混混个春三。”

承蒙小姐心良好，不做嫌贫爱富人。

“相公，你哨点走哇。”公子望见姐妹两个身上鲜红鲜崭格血格，血沾郎情才杀得人，他走门缝里望见格，这遭又想哇，不要我一走，岳父再告我，我还是家去么。

急急跑来快快奔，夹弄又到面前呈。

走了着急慌忙，玉镯失落在路旁。

不提公子逃生，单讲到姐妹两个回转到绣楼门。梅香就说呱：“姑娘啊，你拿安童哥哥忙啦得格，你家父亲家来，格种躁暴脾气，怎肯饶你们姐妹两个。”姐妹两个一听说：“不错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”多带金，多带银，多带多少马蹄金，靴子里棉花存了紧上又加紧，肇辞别梅香了。

姐妹两个站起身，李家寨上去安身。

不提姐妹两个动身，单讲徐氏，来家望儿子不曾家来么，夜里不曾困到好觉，耳听鸡鸣鸟叫，起来一望，儿子也不曾家来，同长子讲：“儿啊，我昨日从你家兄弟出去，到现在辰光，左眼不跳右眼跳，就怕不吉兆。儿啊，你好不过去望望你家兄弟可来杠，兄弟不来杠，问个清爽，你就家来。”“母亲，你坐家等，我不歇多时就家来格。”武生公子上路啊：

大步跨起三尺六，小步二尺有余零。
威风凛凛赛吕布，杀气腾腾象赵云。
顶大步子三尺八，如同北风送残云。

一歇辰光，到了南城门，来到吴成功门前，指头敲门，门上有人。哪个来杠值门？无巧不巧，吴能来杠值门。“你做底高格？”“非为别事，我请问你门公哥哥，有个李怀玉，昨日果来啊？”“哪里格李怀玉不李怀玉？我不认得。”“格我请问你啊，我呢叫李怀珠，我是李应龙之子，我是你家员外家格女婿，今朝我来非为别事，我来望望我家岳父格来家。”“不来家。”“你可晓得岳父上那去嘎？”“进城付钱把姑老爷格。”“喔，安童哥哥，我问你，可有姑老爷来堂，你说不晓得，腾腾空空我问员外上哪去格，你说进城付钱把姑老爷格，你怎说话毛嗒嗒格，你倒等我进去看望看。”“不。”肇吴能就对门口一拦，公子他是个武生，不吃这一套，眼睛一暴，“冤家啊，你等我进去，欢欢喜喜，客客气气。你不等我进去啊，你是老母猪拱圈板，找死啊。”“我倒不等你进去，我看你有底高办法？”“好格呢，看看老子可有办法对你。”嘴里来杠说，背起吴能两个脚，对肩兜上一搭，一撕两半个，没细共没大。

不是你格娘舅并老表，我老子来帮你把家分。

肇里半间安童梅香看见了格，个个杂杂乱跳，对里半间闹：“今朝来了一个蛮汉，拿吴能哥哥打杀得格。”大家动手，肇捐耙头格捐耙头，捐扫帚格捐扫帚，捐棍子格捐棍子啊，捐钉耙格捐钉耙。

钉耙能像开山斧，扁担能像恶浪烟。
笤帚能像扫场地，扫帚能像格刮地风。

公子一看，好格呢：“只说开店不生财，一样有交易上门来。你们要打我，格不要怪我了。”也有打碎天灵盖，也有打碎脊梁筋，没用头打了困杠哼，打断手和脚后跟，冲了它屋上椽子荡叮当，屋望上头开天窗。

武生公子站起身，快快离开这是非门。朝前撑，夹崩弄到面前呈，哪晓脚趾头一绊，无巧不巧碰到一副玉镯。这倒稀奇啊，天赐我也。跟手拾起来，我到哪块去呢？人无头儿不行，鸟无翅儿不飞。我家师父对我说格：“到难中之难，急中之急，寻到湖广梅六镇，找他谢元魁一个人。”

武生公子站起身，单奔梅六镇一座城。

我也不提，单讲到姐妹两个来到李家寨，徐氏来门口，姐妹弯腰来行礼，婆婆连叫两三声。徐氏一望，面前两位公子，头戴方巾，身穿海青，格倒稀奇啊？“我家又没得格小姐么，哪块有格外甥？”“婆婆啊，

不是张三并李四，是你未过门的媳妇两个人。”

徐氏闻听这一声，媳妇连叫两三声，“他们弟兄两个人，总上你家去借花银。”“婆婆我晓得格，你不要愁，二公子马哨就家来格。大公子去了，听说兄弟家来，肯定也家来。”“媳妇，我蹲堂望，你先到我楼上去。”姐妹两个上楼，徐氏来杠望。

单讲到吴成功家这一班家佣，挨打杀得格死啦得，不曾打得死格打伤了，肇带跑带爬，爬到城里。员外一看：“奴才，兴要兴到这种腔调，调要调到干种款式做点底高呀。不嘎，哪个拿你们打做这种腔调格？”“员外，不是兴呱，不是调格，是挨你家姑老爷打格。”“怎打做这种款式格？”“员外，我们挨打做这种款式也不算数了，你家去望啊，哨点家去望啊！家里开了滚猪行。”

吴成功闻听这一声，心中恼怒八九分。

家去一望，心总来下一荡：李怀珠、李怀玉好哇，
我不寻你你寻我，飞蛾投火你自烧身。

请个讼家先生写状纸，就告怀珠、怀玉抢劫状，决不饶恕这两人。

众位，洛阳县哪个来杠为官？张仁来杠为官。他端坐公堂，出拘签堂票，捕快八个要站起身，拿捉他弟兄两个人。来到李家寨：“老婆子，这是怀珠、怀玉家吗？”“将军，原是得呢。”“李怀珠、李怀玉呢？”“弟兄二人不来家。”“上哪去了？”“将军啊，不晓得，不曾家来了。”“交出弟兄两个人，万事全休不理论，交不出弟兄两个人，老婆子跟我进衙门。”

拖了徐氏就动身，姐妹来楼上早知闻。

将身一跃，走楼上对下跳。可像下河人捞蒿草，上去就放刀。杀格，杀、杀、杀，家伙八个捕快，杀拉七个，容住一个不杀，“听好了，我们是江洋大盗，顶这个李怀珠、李怀玉格名字，正好遇了巧，今朝遇到我，要不，这个李怀珠、李怀玉的母亲挨你抓了去，这件冤枉到哪处伸？你对老爷说，我们是江洋大盗，我们来到洛阳县里访，说他家弟兄两个人又好，我们顶他格名，才到他家去抢他家金共银。”肇格个捕快着躁，对衙门口就跳：“老爷格，不好了格，现在八个倒有七个亡，空我个人进公堂。”又为底高？弄到天亮吴成功报事不准，不是真正格李怀玉、李怀珠抢呱，是挨江洋大盗抢格。老爷说：“哦，这还得了。”拿吴成功传到堂上，吴成功要判了。“老爷，你判我底高罪？”“我不判你罪，我七个马快死啦得呱，上有老，下有小哇，肇来揪住我怎得了？哨点，七千两银子送到公堂，交你和消。”吴成功没办法嘎，捏住鼻子吃酸酒啊，拿银子送了去，依还又家去料理家事。

我也不提，单讲到李怀珠武生公子上路行。

路上行走不耽搁，梅六镇到面前呈。

访到谢府了。安童通报，谢花兰知道，“客官里面请。”抬头一看，前门口么挂白布，高厅改作孝堂门。公子看见师父格灵位，双膝俱跪，二目流泪。

枉费心机白费力，未报到师父传艺恩。

谢花兰说：“师哥哥，不要想想发愁，眼泪对下直流，你遇到底高不顺心格事情同我讲讲？”肇一经二过告诉谢花兰。“格你躲堂块，陪我伴灵守孝哇。”肇两个人讲讲，陪谢花兰伴灵守孝，我也不提。下文单讲何来？再讲到姐妹两个同婆婆讲：“婆婆，才间格马快向老爷通报格，假使一旦老爷来捉回马枪，连累我你总命难存。我看啊，我们还是哨点逃走吧！”“媳妇，上哪家去呢？我家穷到干种款式嘎，冷淡亲眷慢怠朋友，举目无亲。”“婆婆，你可有至亲？”“有，我家有个娘家来卫辉县。”“婆婆，不要紧格，随便路程多远我好驮你格。”“格假使弟兄两个打转么？”“哎，不要愁啊，弟兄两个打转，见不到你母亲来家，没得旁人家去，除非也是上卫辉县。”说：“对格。”肇姐妹两个站起身，驮起婆婆老人。

路上行走不打等，来到卫辉一座城。

徐氏来到自己娘家，见到兄弟徐玉成。姊弟两个见面，眼泪纷纷。姊妹两个来行礼，舅舅连叫两三声。肇一经二过告诉徐玉成，徐玉成就说：“姐姐，蹲堂块过哇。外甥媳，胆放大点，过啦十头又八年，家里有的是陈余粮、余钱。”李家姐妹两个一想：“婆婆，我们蹲堂等等，作兴公子要来格。”婆婆说：“对格。”

婆媳三个得到安身处，另表怀珠一个人。

哪晓怀珠公子陪谢花兰伴灵守孝，到个把月格，格谢花兰看他格心思，哥哥一步不得跑，像坐闷死牢。就说：“你也难得来，到城里去转转四周去看看。”“弟弟，正合我意，我今朝就去。”“好格。”辞别花兰站起身，梅六镇到面前呈。

这个集镇里多热闹，总是些生意买卖人。

店对店，招牌挂了么像雪片，有赊有欠，摆设老能点像样。横式招牌、竖式招牌、墩招牌、坐招牌，烧饼店门口扁招牌，油炸烩门口绞欠招牌。公子望望辰光不早，肚子也不饱，眼见一座“聚贤楼”，走到楼上头，来杠吃酒，无巧不巧，一个卖唱格小姐弹格弦子，一头来杠

唱么，一头来杠哭。公子看看，心里倒着躁了：“小姐，你怕羞，不要出来抛头露面呢。”“你不情愿唱么，你为底高要唱？情丧也将把眼泪抹把鼻涕。”将军啊，根由告诉你啊，我比黄连也苦三分。“我叫洪海珠，哥哥叫洪海堂，我们来家里，只因我家母亲亡故早，爹爹拿个晚母娶过门，我们来家过晚母格日子，牛马不如，我格晚母对我手段毒辣格。一句话，不尴尬，劈打劈骂；二句话，不尴尬，棒棍就上身。乌盆盖头，我们姊妹两个过了发愁。不把晚母晓得，夜至深更，带了银纹溜出门，父亲还来云南上任，一心到云南寻父。经过这海家饭店，辰光不早，肚子不饱，住了这海家饭店，哥哥困到半夜二三更，陡得毛病紧缠身，海家饭店老板海大人客气了，帮我家哥哥看，请郎中帮他医，哥哥命短，医到他病，医不到格命，哥哥倒身亡故了格。个么，拿哥哥后事料完，回过来算算账了，叫来有分清，去有皂白，算算要还五十两银子，我连摸是摸，连凑是凑，凑到三十九两，推板十一两银子，这海大人不准我走哇，要我与他成亲。我宁可死他手，也不交他成亲。这海大人又丧良心，罚我每天出来卖唱，要化到五十两银子才肯交我歇。将军啊！哪块遇到干好格人，干大格出手，拚得把十一两银子呢！”

吃饭原是淘汤的命，我更比黄连是苦三分。”

公子场面不说，骨里下来下怨恨他的师父：“师父啊，你往常摆架子说大话，叫我到难中之难，急中之急，找到你格梅六镇，你是梅六镇上有名人。你这梅六镇上有个出头钉总不拔啦得。好格，你师父作兴不曾拔得成，徒弟我来代你拔。小姐，究竟这个海家饭店的老板叫底高？”“啊呀，将军我告诉你啊！人家开到口总是海员外、海千岁、海秀才。”“他真名叫底高？”“叫海里虎。哪个叫他海里虎，立时要吃苦。”“小姐不要愁，你跟我去。”肇随手拿格洪海珠领了上楼，来到海家饭店门口，公子对杠一站，眼睛一毛躁，直把嗓子喊：“海里虎，海里虎出来。”

高叫三声海里虎，海千岁楼上早知闻。

众位，公子死声一叫，街坊上人总吓得站了街上，不敢跑了格，为底高？叫到海里虎，自己要吃苦，也有胆大格说：“不要走哇，要看哇，也作兴吃生米遇到吃生稻格，杠块说反正家去又没得底高事，看看热闹又不要把钱。”“说对格。”个海里虎跟手下楼，对公子一望，叫外者只好看热闹，内者就看门道，今朝这个冤家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跟手抱拳有礼啊，一躬到底：“壮士，你做底高？”“海里虎啊，非为别事，这个小姐，少你家多少银子？”“不瞒，少我五十两银子。”“这五十两银子我帮出啦得，你果拿这小姐放啦得。”“好格，你只要肯拿五十两银子把我，你拿小姐带走。”“好格。”肇跟手走身边摸出五十两银子来。海里虎啊，拿去望望看，海里虎接到手，失笑呵呵：“壮士，你肇拿这小姐带走啊！非关我事体喽。好，小姐，我再送你二十两银子，哨点到云南去认父去啊！”

谢谢恩人就动身，哪还肯迟耽片时辰。

海里虎呢，见到公子拿银子把她了格，洪海珠也走了格，跟手掉过头来上楼。公子倒又叫起来格：“海里虎。”“壮士，你还做底高？”公子跟手走身边摸出五十两银子来：“人家推板十一两银子，你倒扣人家小姐几年，我再出嘎五十两银子，你有姐姐，卖个姐姐把我，有妹妹，卖个妹妹把我，没得姐姐妹妹格，老婆卖把我也要格。”海里虎一听：“呸，恶贼，你也不曾到梅六镇上问一声，我海里虎可是格省油灯。”

二人对面说句话，脸嘴一变定输赢。

拳来脚挡啊，脚去拳来，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。二人对面交锋数十回合，楼上打到楼下，乒乓碰来乒乓碰，拿饭店总打了直隆通。一个黑狗钻裆，不着忙不着慌，就将海里虎分两半，活跳格鲜鱼送残生。恶贼，

阳日三间没你蹲，到阴曹地府去安身。

海里虎有徒弟上百个，见到师父挨劈啦得，直把嗓子叫。个个徒弟啊，为了替师傅伸冤报仇。肇就一个一个动手，公子走饭店里打到饭店外头，走店堂外头又打到店堂里头。哪晓打哇打，公子一想不好：“干多个徒弟啊，我单丝不成线，独树不成林，我哨点，三十六计，逃为上计。要说走哇，对哪块走呢？”肇就对格劈心街当中一落，海里虎些徒弟来杠议论起来格：“我们不要交他打。”“为底高？”“他要对外来，我们就打，他不对外头攻，我们不要交他打。反正，我们家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一天三顿，到有妻儿背得来吃。他来堂块举目无亲，哪个送把他吃，饿了他三天三夜不要打哇，他自然就饿死格。”“说格倒是得格。”这遭李怀珠像个馒头肉，里外包皮两三层。

公子来杠受了难，谢壮士府上早知闻。

兄长如今受了难，我要搭救兄长他一人，兄长有个长和短，对不过生身老父亲。”随即动手，来家发酵做馒头，装上一车口，依还，又带十瓶老烧酒，拿两个千斤锤，对身上一背。

谢花兰站起身，十字街到面前呈。

谢花兰问：“海大人家些徒弟，你们这人干多撑堂做底高？”“啊呀，这个蛮汉倒拿我家师父劈啦得格，我们为了帮他伸冤报仇，要取这个蛮汉格头。”“作孽嘎，到天把了哦，个个对堂一撑，可象树来堂生根。有底高办法格？”“你们可打？”“啊呀，我们要打么打不过他。”“你们不打，卖把我来打？”“啊呀，谢壮士，这到难为你了。”“我来帮你家师父出这口气。”肇个个一哄，让一条弄等他进去格。“哎，你这个蛮汉啊！我也不晓得你叫底高？姓底高？但不过，我谢花兰打人有规矩格，我不欢喜打饿杀鬼，我要打总打饱杀鬼。能个啊，你们拿我这些馒头老酒拿去吃，吃饱了回去做营生。把这个蛮汉交把我带他回去用大刑。

三锤五锤来打死，用他来祭海大人。

海里虎的徒弟们一听，个个相信。

我们把人交给你，你做海千岁的报仇人。

谢花兰拿哥哥救了回转到自己门中：“哥哥哇，此地也不是久居之地，我们要哨点走，不要等衙门里来拿捉，千个残生活不成。”“对呀。”又同安童讲讲，“安童，我肇家里丢把你们，你要帮我呢伴灵守孝。”肇随手弟兄两个多带金多带银，急急跑来急急奔，二龙山到面前呈。来到二龙山脚，一班啰兵对杠一站，喝闹如雷，“此山是我大王开，此树是我大王栽，要走此山过，先丢买路财，

没得买路雪花银，丢下头来往前行。”

公子一看，恼怒一半：“眼睛也不睁睁，铲山格老子到了格，速速对高山大王通报，过山盘费赐把我，万事全休不理论。若有之乎并也者，舞了你高山一铲平。”肇啰兵飞跳带蹦对高山通报，大王知道。高山大王姓白名魁，一马飙到下山，来到山脚，“肥羊，本大王有令，男子到高山当兵，女子到高山成亲。”“底高？也当兵了。眼睛也不睁睁清呢，不曾望望呢。”二人对面说句话，脸嘴一变不容情。

枪碰刀来直冒火，刀碰锤来冒火星。

众位，这个白魁哪是怀珠公子和谢花兰格对手啊？双手难敌四个拳，白魁大王丧残生。个个啰兵一看，吓得浑身冒汗，磕头如同鸡子捡米，个个头磕到底。“大王啊，点兵簿子交把你，你做提兵调将人。”

“好，走今朝起，高山旗帜替我重写，公平大王仁义寨，劫富济贫过光阴。”

弟兄两个来二龙高山落脚也不提，单讲到吴家姐妹两个来卫辉县，等等不见弟兄两个到，心里有点着躁。“婆婆，不晓弟兄两个可曾家去，假使一旦挨老爷捉得去，音信不通怎知情。”媳妇，有底高办法格？”“婆婆，你就蹲娘家住住，我们去寻访公子。”“好哇。”肇又带金银。“姐姐，走今朝起，你顶大相公名字，我顶二相公名字。”说：“对格。”肇扮做男子腔调，

辞别婆婆，辞别舅父、舅母。

肇姐妹两个站起身，龙泉镇到了面前呈。

来到这个龙泉镇，辰光不早，日落酉时，乌鸦归巢，就宿得来格饭店里。同格饭店老板来下闲谈：“老板，堂块要对洛阳有哪条路要近点？”“客官，堂有三条路，一条路只要走五天，一条路要走十天，一条路走二十天。”“为底高？怎这肚里推板野豁格？”“告诉你啊！走五天格路高头，妖精作吵，十天格路高头，有强徒拦挡短路，二十天格路高头，风平浪静任意行。”姐妹两个听到这句话，场面不说，回到饭店格楼上，讲讲就说格：“说格五天格路高头有妖精作吵了，不晓可是老板见我们穿着不丑，吓我们多住嘎几天，多赚点我们格雪花银。”“姐姐，我们今朝夜落，不要把店里老板晓得，倒去望望看，究竟真啊假？”姐姐说：“对格。”肇姐妹两个到了半夜子时辰光，也不曾惊动饭店里所有客人。

姐妹两个站起身，乌水龙潭到面前呈。

来到格乌水龙潭边，走过去了格。“风平浪静，什么妖和精，弄到天亮吓我们格。走哇，到饭店里，住到天亮，明朝算过饭店里格宿费，好走堂块走。”“好格呢！”姐妹两个调过头啊，走到这个龙潭当中，腾腾空格龙潭之中的水，咕噜咕噜来下泛泡，一个毛爪爪就对吴凤英身上一搭，吴凤英小姐早有准备，背住格毛爪哇，她不肯丢，哪晓格妖精倒吃得痛了，来下翻滚。肇姐妹两个跟手捧紧了，吴凤英手脚又哨，弄格生铜棍用劲一敲，刚好敲了妖精格腰，它上岸就纵，不是稀啊稀，一下子跑出去几十里。哪晓这个妖精倒吃力格，吴凤英就弄格棍子到它鼻子高头一敲，鼻子咕噜咕噜泛泡，水对外一喷，眼睛睁总不得睁。吴凤英说：“妥了呱，姐姐，这东西好了，要是到战场上去交战，番邦国里兵打得来，我肇弄棍子敲，它对外头喷水泡，水出力一喷，喷了番兵眼睛睁总不得睁，任我杀。”“格倒是得格。”“格么，这个妖精可有名字啊？”“既然把我们降住得，帮它取个名字。”“好格呢，

取名就叫独角喷水兽，带在身边当马骑。”

此话丢开，再讲到王家庄，王允员外家，养到一个小姐叫王翠萍，挨妖精缠住身，面黄肌瘦，骨瘦如柴。一家门哭到底高款式？

父母哭得如痴呆，叔伯哭得苦伤心。

他家安童到街坊倒听见了格，说饭店里住来两个捉妖人。家去通报，员外知道。员外说：“安童，备轿，速去拿他们请家来。”

安童奉了员外令，哪还肯迟耽出前门。

来到饭店，就请这个吴凤英。吴凤英就问：“姐姐，我是去还是不去。说不去么，名声又出去格；说去么，我不晓究竟可拿得住这个妖精？”“妹妹，你好去试试格呢。”“这倒是的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肇随手辞别姐姐，坐了轿子来到王允员外家。吴凤英花头经不小。“员外，既然你请我来拿妖伏怪么，说妖精作吵，缠住你家小姐，这个妖精也是天天来，也是天阴落雨来，也是天好来？”“不瞒你啊，是天天来。只要到天光一暗，它跳到我家小姐楼上，交我家小姐纠缠，缠了我家小姐总不得伸气啊！”“好格。既然天天来，有办法格。但不过委屈你家小姐，拿绣楼倒把我来蹲蹲。”肇员外开口，跟手拿绣楼上小姐搀下楼来，拿这小姐格衣服裤子把吴凤英小姐一穿，困在呢王翠萍小姐格床上。到了半夜子时，果不其然，一个白面书生倒去了呱，眼睛一白，就想对小姐身上伏，小姐手脚又哨，跟手拿格生铜棍用力一敲，一道白光越窗而逃。小姐吃亏，越窗子就追，对地落一望，一道白光对烂泥肚里一钻，底高东西总看不到。小姐对杠一站，周围四转一看，叫安童梅香，钉起桃木桩来。随手石灰圈起来，慢慢挖，挖下去几丈，四四方方一个匣子，打开上匣一看，欢喜一半，是个盔衣盔甲。

得到盔衣并盔甲，赛如得到宝和珍。

员外就说嘎：“法师啊，你格法术嘎大了，不晓究竟这个妖精是不是这个东西啊？假使不是的，你肇一走，它再来吵鬼火，怎得了？我也是吹啊，我家么几十年格陈粮，几十年格余钱总用不掉，我看你也不要跑东跳西去拿妖捉怪，就蹲我家吧。

不嫌翠萍容貌丑，愿做牵床掸席人。”

“格员外，我个人不好做主，要同我家哥哥讲讲呢。”“好格呢。”肇来到饭店之中，“姐姐，员外倒看上我了格，要叫我招他家王翠萍小姐。”“妹妹，怎行呢？”“姐姐，现在么来访公子又访不到，况且又耽搁多少天数，银子总用啦得格，员外又不肯把银子我，等我去拿银子骗到手么，哪怕半夜三更好溜啦得。”“妹妹啊，我对你讲啊，你上他家去啊：

燕子衔泥嘴要紧，鼠啃蜡烛要留心。”

“胆放大点哦，没得这个打虎术，我不上这山岗；没得这个金钢钻，我不开瓷器行。”肇随手来到王允老员外家，同员外讲讲，员外欢天喜地，翻开通书万年历，拣到八月十五是黄道吉日，挂灯结彩，人山人海。

七盏金灯朝北斗，一对红烛照南星。

八拜天来八拜地，又拜彭祖八百春。

夫妻拜过和合相，兰桂绣楼去配为婚。

众位，小姐她心虚格，也不帮她揭盖头，格么，坐了杠块不曾相，拿本五经四书看到天亮。王翠萍小姐早起倒下楼了，她这遭呢和衣而睡，夜落小姐上楼，她就读温良恭俭让，仁义礼智信。明朝过来早起，小姐下楼，她倒又困起来格。第三夜小姐上楼，她看看诗书看看画，眼睛未合到天明。

就来楼上三宿整，未与小姐霍过身。

王翠萍小姐啼啼哭下楼，母亲说：“儿啊，小夫小妻，调调兴兴，轻记重记捶了你，眼泪滴滴，到我老身面前来哭得孤凄。”“亲娘啊，打我两记不着气，骂我总没得干伤心。”“儿啊，为底高咯？”“相公交我成亲倒有三宿整，未曾与女儿成过婚。”“儿啊，你怎干念嘎，要是你到他家去，他稳定要先撩戏你；格么他到我家来，脸皮嫩济济格，要帮他宽宽衣，解解带，卖卖乖，对他怀府里直戤直戤，他肇就见爱格呢。”王翠萍闻听到这一声，高高兴兴就上楼门，跑去一望，心来下一荡。“啊呀，总说男子汉有肋梁腱，他颈项里怎平笃笃，没着落。”转了一望，他既然带方巾，他方巾肚里怎露出青丝乌云格？我交他倒成亲有三宿，不算底高稀奇，脱开来张张。随即用手去探拉个方巾，露出乌云，脚上脱下来一双靴，三寸金莲露出来。王翠萍小姐一看，躁了浑身冒汗，怪不到不交我成亲，弄到天亮，交我一样格。“你起来，你起来。”小姐挨她梦中惊醒一看，晓得现了原身，双膝俱跪：“小姐，对不起。”“既然你是千金女，何苦扮做少爷腔。”肇吴凤英把来龙去脉说一遍，并不遮瞒半毫分。

王翠萍小姐闻听这一声，父母连叫两三声，“不要当女儿成婚配么，一世只好守孤灯。”“小姐，你不要着急，我不是没得夫君，我家有相公，叫李怀玉。有朝一日交公子见面，我来当中把媒做，成全你夫妻两个人。”

小姐一想，不要管他了，我这个臭猪头弄到个臭菩萨欢喜吃也好格。“但不过哇，我你蹲你家，我们一对假夫妻，也要甜甜蜜蜜，恩恩爱爱呢。”“好格。”肇瞒了她家父母双亲，暂且有了安身处，再提到怀玉死和生。

单讲书生李怀玉公子，半夜三更溜出来，又恐怕岳父要将他告到衙门，吓得落荒乱跑，沿路乞讨。

带跑带逃一路奔，张家庄到了面前呈。

张家庄有个张显，是总兵之职，养到一个小姐，名叫张翠红。格天子就想，万贯格家产，前出后空，没得个儿子。肇就拿斋僧榜挂到前门口，要做好事求子孙。公子看见他家门口挂

了斋僧榜，双膝跪下，叫一声施主啊：

“你次茶次饭少喂犬，救救我离乡落难人。”

安童说：“要千要万，不曾看见花子要夜饭，你站旁边等我，一歇来看，可多到点次饭，好舀点把你。”这时齐巧总兵出门倒看见格，格花子对杠一站，站相象擎天柱，跪相像座泰山根。看看公子，顶平额骨天仓满，两手过膝似贵人，

额中一把珍珠伞，定是扶皇保驾人。

张显总兵就问了，“你为点底高，年纪轻轻出来乞讨？”“不要提，贼偷三趟偷不尽，火烧三次尽烧光，我吓得走火坑里溜出来，也不晓得父母是死是活。大人啊！今朝你做个好事救济我，以后我黄沙盖面不忘恩。”“相公，你家住哪里？”“我家住洛阳。”“你跑出来远了，你沿路乞讨到我这地方，你受苦不小，我看你也不要再跪了，我家就养到个小姐，

你不如寄我名下义子，做我张家后代根。”

公子福至心灵，见眼生情，双膝来俱跪，干父连叫两三声。总兵大人吩咐安童，叫相公香汤沐浴洗洗澡，浑身换了簇簇新。“儿啊，你肇蹲我家要改姓不改名，改姓就叫张怀玉，在我张家立门庭。”肇好酒好菜，好好款待，吩咐梅香：“替我对楼上通报，报于你家姑娘知道，就说我帮她认了个干哥哥。”梅香着躁，楼上通报，张翠红知道。小姐一听着躁：“梅香，既然要我去见哥哥，哨点替我打扮。把青铜明镜拿得来，勺勺木梳寻出来，洗脸水打的来。”将身坐到美人椅，面对明镜扯乌云。丝线嵌眉毛，鹦哥嵌绿桃，如意簪子头上捎，梳格髻翘傲傲，

拿格镜子照一照，能像一只大元宝。

杭州花粉搽白脸，嘴点胭脂赛樱桃。开箱倒笼，时式衣裳对外头捧。要得俏，一衬加一罩，天青胡皱夹外套，腰中嵌丝条，丝条上面绣荷包，大红裤子管又小，三寸金莲还翘傲傲。

“梅香，你搀我下楼吧。”“姑娘，我来搀你。”“今朝不能只你一个人搀我。”“格要多少？”“要嘎五六个人。”“姑娘，可是搀头格搀头，搀脚格搀脚？”“你格奴才，拿我当过笔账格人搀？今朝用六个人搀我，是聋子格耳朵，排场排场格。”肇两个梅香把手搀，两个梅香背衣裳，两个梅香来拍巴掌，

冒老九看见我不认得，说是观音离了洛迦山。

梅香搀住格描花手，拨动金莲下楼门。

“儿啊，你来了格，这是我替你认的哥哥哇。”张翠红小姐一看呀，她内心欢喜哩，跟手倒杯酒，端到哥哥面前，“哥哥哇，妹妹敬你一杯酒，你交接我张家后代根。”公子一饮而尽，又倒二杯酒，“哥哥哇，妹妹敬你二杯酒，我父母年老靠你身。”肇一家门讲讲说说，欢喜不过。

公子书房里去安身，就在张家读诗文。

有公子，来书房，辛勤苦读。

读《春秋》，习《礼记》，字字分清。

不提公子把书读，单提小姐来绣楼门。自从见到了哥哥格天起，肇日日想念，朝思夜想想成病，面黄肌瘦少精神。梅香说：“姑娘，你这几天夜里总做响梦。你格梦说起来稀奇了，怎好说：欢喜哥哥呀？”“梅香，我不瞒你，也作兴我要说格。”“姑娘，我晓得格，叫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”“梅香，我就是不好意思去说。我听我家父亲说了，这个公子他留下来另派用场格，不配把我，要拿我嫁到一个大官家去，将来更加大富大贵。梅香，你说怎么办？”“格姑娘，我教你一个办法，你不好同这公子说明了，暗托格终身，肇一个不嫁，一个不寻，将来到辰光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虽则总上了身么，我家大人看出这个破绽，也不早点等你们成亲了？”

“这倒是得格。梅香，我又不好意思开口去当面说，难看了。”“你写封书信，我帮你送了去，说明白得格。”“对格。”跟手拿纸折迹，磨墨掭笔。

上写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相公一个人。

我有心匹配你人一个，不要做推三托四人。

随手书信写完成，封筒封了么紧腾腾，叫梅香拿这个书信送到小书房。“相公，你开门。”“你哪个？”“我梅香。”“你做底高格？”“姑娘一封书信送把你了，你哨点拿门开开来，拿去望望看。”公子来杠读夜书也不曾困了，跟手拿门开开来，拿书信接到手，上上下下看完成，吓得三魂就剩二魂，“不好了，此事等干父亲来晓得，我千个残生总活不成，我不如叫她来个快刀斩乱麻，一刀两段说说清。”跟手就写回信：

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小姐女千金。

千不能，万不能，你另想门当户对人。

书信写完成，交把梅香上楼门。梅香来到楼上，兴不溜头，“姑娘啊，肯了呱。”跟手拿回信交把小姐接到手，上上下下看完成，浑身躁了汗淋淋。“梅香，公子他不允，叫我另选门当户对人。”

张翠红，来绣楼，咽咽啼哭。

手捶胸，足顿地，哭得伤心。

“姑娘，你不要哭，人怕当面鬼怕法，他场面对不肯，你交他照面，他肇就肯格呢。”“对格。”“我去帮你望风。”

主仆两个下楼门，小书房到面前呈。

梅香去帮望风格，张翠红小姐跑过去：“相公开门。”“我困了格。”“困了你也要起来开门。”“你做底高？”“我有话要同你说格。”“你有底高话啊，到明朝再说。”“我等不及。”“你有底高话啊？熬到明朝总熬不及。”“我确实这个话熬不及，我要哨点交你说啦得。”“好格，我起来。”肇跟手就起来。“相公，你倒算事体啊！你蹲我家想吞我的家当，我家父亲说呱，拿我嫁出去了，将来你再找个门当户对。你不要头想尖了，心想偏了。你今朝允我，欢天喜地，你不允我，干好格肥肉，没得把你个人吃。”

两人来杠正谈论，总兵刚好进楼门。

“我格义子用功了，天天来下读书，不要读伤了，等我去知会他了，儿啊，好早点困。”哪晓张翠红小姐见到父亲来了格，没得办法，拿脸上搔搔坏，见父亲一到，她眼泪珠抛，叫声爹爹啊：“这公子对我无道理，百样调戏么我人身，格奴若一声不允就，将我打到了干功程。”总兵闻听这一声，

畜生连骂两三声，怒气冲冲上楼门。

总兵来到楼上，一夜未曾得闭眼睛，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眼看东天放晓，鸡鸣鸟叫，一早起来，净面漱口，吩咐呢吴正安童，哨不要耽搁，陪我出去散心解闷。

主仆两个朝前撑，塘河到了面前呈。

“安童，我就是想不开，说好人可好做，冤家落难，沿村讨饭，我倒可怜，收留他为螟蛉之子，他饱暖思淫欲，调戏你家姑娘。”“大人，原呢。”“他如今也来我家里，我又没得办法。安童，我对你说，我想到这个办法，你今朝替我家去，要拿你家呢相公骗出来，说上母舅家去贺生日，就说我没得工夫，你拿相公呢骗出得府门，到堂块三岔路口没得人格地方，趁他不注意么，一刀拿他做啦得。”吴正说：“大人啊！不瞒，我不敢。”“安童，这个事体是硬任务交把你格，敢也得敢，不敢也得敢。”“为底高？”“你格种妻儿，格些男女，总是么我帮你成家立业，你才有妻儿老婆，我也分点家产把你，帮你盖了房子。安童，虽说我是主仆嘎，我总拿你当儿子看待呱，我难道开这个口，你怎好意思就丢我格丑。”格吴正安童见到总兵大人

说得肺腑之言，没得办法嘎，又不好推诿，“大人啊！格你既然说到这句话么，我家去可好呀。”“安童，你今朝家去就拿相公骗出来，我走了哇。”总兵大人一走，吴正依还来到大人高厅之上，备点四色礼，拿些四色礼备好了嘎，对高厅上一放，吩咐拿相公唤到高厅：“相公，不瞒，今朝是母舅生日，格么你父亲又不得去，叫我陪你同去，去贺母舅格生日。一来呢，去叫母舅一声，二来呢，母舅要想见见你。”肇拿马也喂喂饱，鞍披踏砣备备好。

一主一仆出前门，塘河到了面前呈。

吴正安童对马上一跨：“相公，你晓我上哪去啊？”“你同我上母舅家去贺生日。”“相公，我不瞒你啊，我不是同你上母舅家去啊！”“格拿我同到哪里去？”“我拿你送阎老五家去。你这个人啊，你可有良心，你落难要饭，我家大人看你可怜，收你家去作为螟蛉之子，你怎好就调戏我家姑娘。冤家，今朝老诚不客气。”跟手拿刀摸出来，不要眼睛对我挤呀挤，走你苋菜钵头对下劈到底；眼睛对我白嘎白，老子这半间对你过半间截。”公子闻听这一声，吴正哥哥叫几声：

“哥哥，父母曾生多男女，单单养我一个人，
你拿我有个长共短，父母少个烧钱化纸人。
吴正哥哥，你高抬贵手饶恕我，你家万代荫功海能深。
吴正哥哥哇，你今饶赦我一命，我黄沙盖面总不忘恩。”

吴正把他哭嘎哭，心上哭得象突粥，“你不要哭，我不杀你了，你哨点走吧。”“哥哥，好倒好格，我身上除拉纽砣是铜，叫化子没得我穷，身上分文俱无，
人无路费怎能走，船底落无水怎能行。”

“格倒是得嘎！好事要做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天去。来，你今朝先上我家去，我赐你盘费，到夜静更深你好走。”肇吴正就拿公子带到自己家中。又吩咐自己家小姐呢，寻两本书把公子看看。

格么公子来吴正家暂且不讲，单讲到总兵大人家梅香着躁。对楼上通报张翠红小姐知道：“姑娘你害人！”“梅香，我哪高头害人？”“你当格天子说格话我不曾听见哦，我听了哔巴分清。你害相公，说相公调戏你，旁人不晓得，我看了哔巴分清，大人下楼，你没法交卸，你说格些话了。今朝哇，我望见吴正哥哥，拿相公带上母舅家去贺生日，往常母舅生日么，老规矩你也去我也去，况且这个母舅格生日，也不来这个月里。我想，可是拿相公带出去起了不良之心。”小姐闻听这一声，哪还肯耽搁就下楼门，槽里牵马，动身就走。

小姐前脚走，总兵大人转家门。

安童通报，总兵大人知道，说小姐出去格。总兵大人就想：冤家出去做底高呀？跟后就追，哪晓一个走弓弦，一个走弓背，父女两个倒叠得面了。“儿啊，你上哪去？”“父亲，我不瞒你，我追公子去。”“儿啊，你为底高要追？”“父亲，说千说万怪你父亲没得眼睛，不格，干漂亮格公子留家来情丧也作螟蛉之子，你可曾想想，女儿干大了哇，你不好拿公子匹配把女儿啊？情丧也说拿我嫁出去，拿他呢再成亲，我想到这个万贯家产不该他个人得，刚好呢，我是下楼交他暗托终身，你父亲到杠，我没交卸，肇做害哥哥，说他调戏我格。”总兵闻听这一声，贱货连骂两三声。“父亲，你哨点让开，等我追公子去。”“冤家跟我家去。”肇父女两个板面孔，一个要她家去，一个不肯，总兵大人来火，上去一刀。小姐呢，也有武艺，随身一让，推板滴点。“父亲，可当真。”不好，我怕你呢，又上去一刀，小姐一偏，又只推板一滴点。“父亲，你可当真？”“不好了呱，冤家啊！倒过来钉耙锄天，怕你翻腔。”又上去一刀。小姐说：“父亲，

我让你三刀非别事，报报你爹爹养育恩。”

总兵大人来火，上去一刀，照准小姐脑门儿就砍，小姐手脚比他哨，上去一刀，总兵大

人头对下一抛。

翠红小姐站起身，要照护他公子死和生。

转弯抹角，来到吴正家中。“吴正可来家啊？”“姑娘，你做底高格？”“你拿相公带哪去格？”“相公带，带……”“不要带呀不带，如果是杀格，撂哪里格，拿尸骨把我，万事俱休，我也不怪你，只怪我当初糊涂。”“小姐，我不瞒你啊，相公我不曾杀。”“来哪里了？”“来我家楼上了。”

小姐闻听这一声，阿弥陀佛念几声。

来到楼上一望，公子坐了杠看书：“相公，你开心了，坐堂看书了。我为你格冤家啊，拿父亲总做啦得格。冤家啊，今朝交你较量，说清了，你是依我，还是不依我，你允我终身格，我们欢欢喜喜，客客气气是夫妻。不允我终身格，先拿你忙啦得，我再自尽。”公子一听：“小姐哇，像你这个人，虎势干狠，哪敢跟你成婚？你良心干黑，我不敢。”“相公，你不必害怕，我对真心实意，久后若有三般二样心，横生倒养我丧残生。”“小姐，你不要急，既然我你是夫妻，小姐，我肇要家去。”“来哪里？”“住洛阳。”“格我们同走哇。”跟手两人下楼，吴正家小姐叫吴玉莲，就对楼梯高头用手一撑：“你们上哪去啊？”“小姐，承蒙你心良好，我来你家楼上么你寻点书把我看看，我倒走了，谢谢你了。”“干容易倒走了，堂邻舍隔壁哪个不来下搞沫嚼蛆，说你交我才间来楼上是瞎奶奶补补丁，整格，你倒想死走了哇。”公子说：“不好了格，可保交了桃花运，不呢，碎磁盆，不在乎多几条叠。小姐，我不瞒你啊，我有父母作主格妻子，堂块又有一位。”“啊呀，不要紧哇，大富大贵三妻两妾，不算底高稀奇，做大做强，我不管你底高。”“格既然你说到这句话，我也允你，但不过我不能蹲你家。”“我陪你走哇，夫到天边妻要行。”格姐妹两个又动身，三人齐齐下楼门。

转弯抹角朝前撑，青阳镇到了面前呈。

来到青阳镇，辰光不早，歇宿来这个白家饭店。掌柜老板姓白，名叫云龙，中年养到两位公子和一个小姐，长子叫白霜，次子叫白雪，小姐么名叫白月娥。

不但容貌生得好，也有武艺紧随身。

众位，说到她白月娥，文么文才好，说到她武么武艺能。父子三个开爿黑店，齐巧个天子李怀玉夫妻三个，到了杠块。住在白家饭店里。白云龙就说：“你们些没用头冤家啊，蹲我眼睛身边转啊转，越看越不顺眼。你倒望望看，那个相公本事多好，一个人弄两个女人，情丧你们弟兄两个哇，一个总没得。”“爹爹，有底高办法格？”“格原呢，冤家，今朝他们三人住了我家饭店，就妥了格，我来帮你设办法，马哨送菜送酒上去，弄蒙汗酒送把他们吃，等到三个人吃得迷迷糊糊么，老诚不客气，你们弟兄两个进去抢啊，一个人抢一个，不要争，省用再分。”“这个倒是得。”哪晓呢，家里说话，草里藏人，刚好吴玉莲小姐下楼找老板有事体格，倒听见了格，随手来到楼上：“相公，不好了格，我们住了贼店，情丧也想我们心事。”张翠红说：“不要紧格，任他有这个胆，他也抢不到我们。”话言未了，白云龙到了格，拿门开来。“客官，堂块有菜有酒，你们吃得不够，只要开口，要添底高我动手。”“好格好格，你放堂。”肇跟手对杠一放，白云龙倒退出去了格。肇杠三个人果好好了吃嘎？拿盆子交酒杯对下一摔，做鬼呢就对格台子上一伏，哪晓杠块父子三个到了二更过后，三更单初，半夜子时的辰光，学得猫儿捉鼠法，声息没得么半毫分，就拿屋上格瓦推拉几缕，望板拿啦得，椽子拔啦得，做个摸索鬼就下去格。“儿啊，只一个男的两个小姐哇，总挨蒙汗酒蒙了格，你们哨点啊，一个背左半间格，一个背右半间格。格听见，我来拿公子结果拉性命。”两个小姐一听，底高哇？要背我哇，真是老鼠娶猫，胆倒不小。

肇姐妹两个来动手，闹了饭店总不太平。

李怀玉公子见两个打三个，吓得鸡肉痱子对上杠，根根格头发对上苍，牙齿来杠敲叮

哨，手脚如同像筛糠。店里的白月娥小姐就想：你们去抢人家小姐，我就来抢人家老小，不分三七二十一，拿公子对夹肘里一夹，不肯歇。

夹得公子站起身，大洋庄到面前呈。

对下一丢，李怀玉双膝俱跪：“谢谢恩人，搭救我残生，久后有个升腾日，割肉烧香谢你恩。”“我不要你报恩。”“格你叫我做底高了？”“我不说，你想想就晓得格。”“小姐，你底高心思，我怎晓得呀？”“相公，

灯笼上面千个眼，外面纸糊肚里明。”

“承蒙你瞧得起，不瞒，格也是我两个妻子，既然你有这个心，哨点帮我拿两个妻子叫得来，但不过，你是第三个了哇。”“做大做小，不怪你底高。格我去帮喊，你蹲堂等啊。”肇白月娥小姐倒走了格，公子呢，来杠等格啊。

这个大洋庄有个皮匠洞，皮匠洞里面有个皮老仙，千年格狐狸修道成精，来路上捡到格桔木，也把它变成个人形，是个小姐。小姐名叫皮秀英，未曾有门当户对人。皮老仙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我女儿啊同这个李怀玉嘎，五百年前间伴吃仙桃子，今世姻缘海能深。

执指一指不非轻，倾盆大雨就来临。

哪晓公子见到落干大格雨啊，去寻地方躲格，看见格豪富人家，跟手跑去敲门。敲敲门啊，皮老仙拿门一开：“你做底高嘎？”“不瞒你，老伯伯，我来躲雨格。”“里半间请。”他哪晓进一重门关一重门，就说“伯伯，你家怎小气鬼门啊！”“不瞒你啊，侄儿内经木匠，说我叔子年纪大了格，神智不清，向里向外，要忘记得关门，帮我安装自关门。”对里跑，公子跑到顶项里头高厅之上，花灯之下，有个小姐坐了杠。皮老仙开口：“不瞒你相公，我家小姐五百年前间交你伴吃仙桃子啊，今世里姻缘海能深。”肇随手吩咐公子就与皮秀英小姐，

八拜天来八拜地，洞房花烛就配为婚。

这叫夫妻圆花烛，五子便登科，长命百岁寿，千载万年和。

不提公子来大洋庄招亲，再讲到白月娥小姐跑到饭店，说：“两个姐姐不要打，相公把我夹走了格，你们再不跟我走哇，相公就挑我。”姐妹两个着躁，丢拉白霜、白雪、白云龙不打，跟在呢白月娥小姐后头就跑。

急急跑，快快奔，大洋庄到面前呈。

跑去一把背住得：“你拿相公背哪去格？”“不瞒你啊！你丢手，我拿终身也托付把公子了格。我叫他蹲堂等我。去叫你们姐妹两个格，啊呀，现在怎不来堂，不晚上哪去格？”“哦。格相公上哪去格？”“才间我们来又不曾碰到，对西没得路，对北没得路，个除非走堂对南寻。”

肇姐妹三个站起身，寻访公子一个人。

不提姊妹三个寻访公子，单讲天子早朝坐殿。五鼓三点，端坐金殿，午朝门东首文人多，午朝门西首武官少，三年不曾开武艺考，荒失多少练武人。

肇当今皇开武考，皇榜就挂出午朝门。

吴凤英小姐同姐姐讲讲：“作兴你家公子要到京都皇城应考，我们不如去访访看，看到可访到我家二相公下落。”“说对格。”同王翠萍讲讲，“小姐，你不要害怕，我等交公子见到面呢，决不忘着你，

我来当中把媒做，匹配你夫妻两个人。”

肇吴凤英小姐要辞别岳父岳母，又叫备轿梁一顶，四季衣服，路费银子千两。肇姐妹各坐一顶轿，

赶到皇皇一座城。

到了皇城天已晚，下住招商店堂门。住了饭店里，杠块姊妹三个也住了这个饭店里，隔

一堵板壁墙。这半间听见过半间来下言，“啊呀，不晓我家这个怀玉公子可曾进京都皇城？”格吴凤英交吴月英倒听见了格：“姐姐，杠来下谈到怀玉格，我们倒去问问看。”说：“对格。”肇姊妹两个敲敲门，格姊妹三个拿门开开来：“你这位客官做底高格？”“你们才间提到格李怀玉。”“你们这三个小姐哇，你们怎认得李怀玉格？”姊妹三个说：“不瞒，也是我格夫君。”“你叫底高？”“我叫吴凤英。”

姊妹三个么来行礼，姐姐连叫两三声。

就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，转眼之间到了开考格天子。格么吴凤英交吴月英商议：“哪个去进京科考呢？”“妹妹，还是你去，你抬头一个主意，低头一个花头啊！”“好格。”肇吴凤英就妻顶夫名，来到这演武场上练武，马上兜到马下，圈子里头兜到圈子外头。

众位，格天子开这个武考，万岁天子差哪个监考官？刘龙广啊！格刘龙广呢有个侄儿叫刘三卫，刘三卫也去科考格，本该这个吴凤英小姐格武艺胜过这个刘三卫。可惜嘎，这个刘龙广啊，就拿呢吴凤英小姐妻顶夫名格名字抽啦得，对金殿通报：“万岁，奉你之令，三场已毕，这下子格新科状元啊，独占鳌头不是旁人。”“哪个？”“刘三卫。”万岁天子一看，

金殿上面听封赠，独占鳌头你当身。

消息传出去了格，格吴凤英小姐啼啼哭哭站起身，仍旧来到这饭店门：“姐姐，枉费心机白费力，白白来到午朝门。”“妹子，不要伤心落泪，只怪万岁是纣王格耳朵，把奸党一说一听，两说两听。我看，我们不如去招兵买马，屯草积粮，揆于进去保皇伴驾嘎。

等到兵马粮草足，反上京都一座城。

捉他冤家么刘三卫，问问万岁一个人。”

肇姊妹干几个，算过饭店宿费，寻到百里之外有个五凤岭，高山古木参天，山势陡险。肇就来高山占山为王啊，有人从山脚底落经过，背到高山，叫他们当兵，不愿意当兵格等他家去，愿意当兵格，而且也有银子，送家去养父养母，养家儿老小。格么，外国年年有进贡，也经过山脚底落，肇姊姐一窝蜂下山抢皇纲。也有了地方官员押囚犯进京，也经过这山脚底落，肇就把囚车劫上高山，拿凡是押差官突估杀啦得。肇地方官没得办法，鸡毛文书火烧角，连夜里不睡进皇城。万岁上下看完成，龙须躁了乱纷纷，撞钟击鼓，聚集文武：“哪位爱卿愿者点兵，亲征五凤岭，

得胜班师回朝转，金殿上面重封赠。”

刘三卫走到殿前：“万岁，微臣愿往。”“好！来，赐你三千兵和马，得胜回朝讨封赠。”权柄得到手，谁敢不低头，只听见格校场叮铃叮，点起了三千格马和兵。肇沙灰绞绞，旗帜飘飘，五凤岭到了，埋锅造饭，战书一封打到高山。

姊妹几个么把山下，哪还肯耽误片时辰。

见到这个刘三卫啊，可是冤家对头星啊？肇姊妹摆了梅花阵，拿刘三卫连兵带马丧残生。探信官探，报到京都皇城万岁得知，天子恼怒，六部大臣拜本来开考，考到文官好去督战，考到武官好去参战。万岁天子一想：不错半点。肇当今皇皇开文考，皇榜又挂出午朝门。

皇榜张挂，皮老仙晓得格：“贤婿，朝纲之中大比之年已开文考，你格文才蛮好，你到京都科考。”“岳父，既然朝纲开文考，定到朝中跳龙门。”随即备好轿梁一顶，皮秀英就说：“父亲啊，公子进京去科考，我做随身作伴人。”又备好轿梁一顶，带了四季衣服，路费银子。

夫妻各坐一顶轿，常家庄到了面前呈。

来到这个常家庄，无巧不巧呢，这个常政老员外，养到一个小姐叫常秀兰，格天子来花园里荡秋千格。不在意走秋千上对下一跌嘎，气对喉咙口一憋，父母哭得如酒醉，哭得死去又还魂。

杠块么满家眷等来下哭，堂块夫妻两个坐轿子走他家门前经过，皮秀英和常秀兰小姐，合三魂七魄，有你没她，有她没你啊，皮秀英就拿自身并到了常秀兰身上，小姐立刻转还魂：“爹爹啊，我夫是叫李怀玉，怀玉是我夫一个人。”员外说：“你不要瞎说。”“父亲，你不相信出去望。”跑到门外半间一望，两扇轿子，一扇空荡荡，格扇轿子里坐了文生公子。“问他叫底高？”“我叫李怀玉。”员外说：“不要管他。”

重打锣鼓重开台，拿公子接到门里来。

八拜天来八拜地，又拜彭祖八百春，夫妻成婚只有三宿光景。格天子就说：“岳父，朝纲之中开文考，贤婿应当要去。”又备好轿梁两顶，带了四季衣服，路费银子千两。

夫妻各坐一顶轿，赶到了皇皇一座城。

到了皇城天已晚，要寻招商店堂门，格主仆抬头看招牌，堂倌伙计走出来，抹台布对肩兜上一搭嘎，手对腰眼里一插，人没多高，说话轻飘飘，格张利嘴赛钢刀，说：“出入凤凰池上客，来往龙虎榜中人，外面明不明来昏不昏。可有哪位考先生，

歇宿我家店堂门，稳是头名状元身。”

众位，肇安童就说呱：“姑老爷，说得好。”挑他一挑，铺盖行囊，搬进店堂。

流水簿上挂个号，客栈里面且安身。

考期一到，催考官着躁。随手催考哇，公子奔赴考场，领卷子看题目，进场入座。忽听三个狼烟炮，关起龙凤两扇门，宗师大人朝南坐，对坐都是各考生。万岁出格金字题目，交把宗师大人监考。

正月初三头场进，百花开放二场临，三月初三三场毕，各考生退出考场，肇主考官拣到三百篇三十篇，三十篇中拣三篇文章，呈到天子的龙书案桌，天子难分，随手写起状、榜、探三个字做起阄团来，放六角金盘里抄三抄，拌三拌，拈起来一看，万岁欢喜一半。榜眼南昌府，探花柳州城，状元不是别一个，怀玉公子中头名。万岁只见名，不曾看见人，传到金殿一看，欢喜一半。榜眼、探花年纪大，状元是个少年人。

怀玉听封赠，新科状元你当身。

左右二位听封赠，榜眼探花两个人。

紫袍玉带银鬃马，游街三日看皇城。

状元看皇城，老少都知闻。问道谁家子？京中状元身。鼎甲来杠看皇城，白卷子童生泪纷纷。

枉穿鞋来枉戴帽，白白京都走一遭。

堂前对不过双父母么，学堂里对不过老先生。

状元马上把手摇，师兄师弟不必哭嚎啕。家去再把文章抄，哪怕龙门万丈高。落第考生说：“我们只有来格盘缠，没得家去格路费。”“饭店宿费归我算，另赠盘缠转家门。”白卷子才子听到这一声，谢谢状元老人：

祝你朝纲把官做，今后官职步步升。

万岁天子圣旨一道，拿鼎甲对金殿一召相商：“爱卿，我这次开考，为了平乱五凤林才开考，这么多文生当中数你文才最好，孤家授你去参战、帮督战。

爱卿前来听封赠，灭寇元帅你当身。”

随手来到演武厅，跟手就点兵，马点山东龙驹马，兵点山西御林兵，老者不过三十岁，少者二八正青春。点起刀、枪、矛、盾、明盔亮甲，浩浩荡荡，擂鼓三声，发鼓三通，咚一咚一咚——

三个狼烟炮，兵马队队出皇城。

二次征讨五凤岭，点到程咬金也动身。兵马队队来到五凤岭了，埋锅造饭，战书一封打

到高山。格天姊妹几个身坐独角喷水兽，威风凛凛下山岗。来到山脚底下，程咬金手执大斧：“黄毛丫头，不知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降书降表写把我，方可留你命残生，回嘎半声言不肯，你千个残生总活不成。”

众姊妹一听，浑身来劲，怒目圆睁：“呸，老贼，脸上生了黑摸呵，胡子就像乱柴窝，你格死尸岁数倒有半百多，姑娘今朝么来动手，你活格少来死格多。”程咬金挨她骂了发愁，上去三斧头。吴凤英小姐身坐独角喷水兽，一敲，咕噜咕噜泛水泡，水对外间一喷，程咬金眼睛睁总不得睁，跟手就对营盘里溜。怀玉公子去观阵，望望吴凤英小姐坐了独角喷水兽，横相竖相，有点像当初看见格模样：“山上大王，请报格名姓？”“姑奶奶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叫吴凤英。”“凤英啊！你格认识我哇。”不说不当心，一说一当心，抬头看看清。

上上下下看完成，可是朝思夜想人。

跟手走下独角喷水兽，二人相认来抱住，相公连叫两三声。程咬金来旁半间一看：“该死，该死，真是灯草打油瓶，东厨老母撕灶星，海水冲倒龙王殿，家里人打自家里人。这也打底高呢。”拿锣兵编入御林军啊！

高山放起无情火，下次不准躲强人。

兵马队队来到京都皇城，刀枪入库，原归旧位，金殿交旨：“我主万岁，五凤岭不是旁人，是我妻子来上。”万岁天子一听，拍动震山河，龙须一翘，龙眼一瞟：“大胆新科状元，也得了哇，你拿捉草寇都是假，私通草寇是真情。

拖到午朝去判断，容情没得半毫分。”

万岁开口，杠块动手。程咬金拜本：“万岁，出力不讨好，不出力也不讨好，格既然你要拿他处斩，不如叫他去平乱二龙高山，看他到底归顺朝廷是假是真。”万岁一想，不错半点，传到金殿，孤家不但不杀你，而且来封你：

爱卿前来听封赠，灭寇元帅你当身。

赐你三千兵和马，拣日祭旗出皇城。

权柄得到手，谁敢不低头，站到格演武厅，跟手就点兵，马点山东龙驹马，兵点山西格御林兵，老者不过是三十岁，少者二八正青春。

残兵败将总不要，个个拿龙捉虎人。

会用刀，刀一把，会用枪，枪一根，刀房发刀，马房发马，枪房发枪，箭房发箭，胭脂桃花马，山雕黄脸马，乌嘴赤兔跳街马，四白蹄，雪盖蹄，真正格稀奇；又点金盔金甲、银盔银甲、铜盔铜甲、铁盔铁甲，黑漆抹塌像锅底菩萨，格外能杀，前后护心镜，炮总轰不进。一龙旗，二凤旗，威风旗，百脚旗、七星旗、八卦旗、十面大唐旗。又点解粮官、掠阵官、通信官、旗牌官、校尉官、监斩官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午朝门口擂鼓三响，发炮三通，咚—咚—咚三声狼烟炮，兵马队队出皇城。

元帅跨上马，小兵小将说大话，

草寇一到我格面，杀他人头滚西瓜。

老将夹小将，盾牌夹鸟枪。

一队一队朝前走，兵马可像浪头颠。

刀像南山初出笋，兵如北海浪千层。

红旗如同烧山头，黑旗如同暴头云。

三千兵马在路行，沙灰搅到九霄云。

逢山开路，逢河造桥。三里扎大营，五里扎小营，三里顿起朝天吼，五里又歇大将军。

兵马队队如潮水，二龙山到面前呈。

来到二龙高山，看好地势，扎营安身，埋锅造饭，战书一封，打到高山。格天子谢花兰交

李怀珠，弟兄各坐银鬃马，杀气腾腾下山来，也点三千人和马，要与怀玉来定输赢。姊妹五个先叫阵，独角喷水兽也出营，

二人对面说话琅琅响，脸嘴一变动刀枪。

李怀珠，朝上战，雪花盖顶。

吴凤英，朝下战，枯树盘根。

吴凤英，朝山战，山崩地裂。

李怀珠，朝海战，海起灰尘。

一个秤上称八两，一个戥上戥半斤。

作家遇到作家人，秤钩遇到枣核钉。

强中更有强中手，能人遇到更能人。

兵听战鼓，马听锣声，小兵小将要长眼睛，不要自家人杀错了自家人。听好战鼓奔前杀，讹错总没得半毫分。

众位，怀珠公子衣袖一掀，玉镯露出来蛮高。哪晓吴月英小姐来旁半间掠阵格，看啊看，啊呀，格副玉镯怎干眼熟格？吴凤英仔细一望：“你这个草寇，这个玉镯哪块有格？”“不瞒，我走我家岳父家打转啊，来夹弄里拾到格。”“你尊姓啊？”“我叫李怀珠。”月英小姐闻听这一声，相公连叫两三声，抬起头来相相清，我就是你妻吴月英。忙上去把笑脸迎，正是一对好鸳鸯。这样子么还打底高呢？拿高山上边啰兵编到队伍里，愿意当兵格当兵，不愿意当兵格，送银子等他们回家去。

高山焚起无情火，下次不准躲强人。

肇风调雨顺民安乐，班师回朝重封赠。来到金殿，刀枪入库，原归旧位，金殿之上二十四叩：“我主万岁，奉你之令，征讨二龙高山，不是旁人，是我哥哥。”程咬金说：“万岁，这下子要封。”天子一想：不错，有功之臣，名书上请。

怀玉前来听封赠，七省巡按你当身。

怀珠前来听封赠，值殿将军你当身。

谢花兰来听封赠，马兵指挥你当身。

“格我家干多妻子也望你封哩。”“好格。”随手拿吴月英传到金殿：

月英前来听封赠，值殿将军家正夫人。

肇吴凤英、吴玉莲、张翠红、白月娥、常秀兰金殿重封：

有五位小姐听封赠，封为巡按正夫人。

吴凤英拜本：“万岁，格开不止五个了，还有一个呢。”“哪块？”“我来王家庄交王允老员外家小姐王翠萍成了亲，格么，我当初允过她格，我见到我格夫君，我来当中为媒作证格，如今也请你万岁封。”万岁说：“早又不说，到干咱说，我封过了格。”“万岁，格要烦你封封格。”万岁一想：封她底高了？对王家庄执指一指：

王翠萍小姐来听封赠，外加一个庶夫人。

万岁发下帑银来到李家寨，造起巡按府，黄旗又到九霄云。水有源树有根，李氏兄弟跟手出去拿舅舅也接得到自家来，拿母亲也接家来。凡是当初给过李家好处格，一概接进李家门。

再讲到这个吴成功，见到自己家小姐交女婿回转，也去了呱。“岳父啊，我想到当初你要做杀我格辰光。恨不得一口要咬啦你，但不过你到底是我岳父啊！你对我无义，我不好对你无情。你自己去设办法嘎，对我有个交卸么，我就等你上我门。”肇吴成功没办法，对城门口一站，看见街上人、乡下人蹲杠就说，“街上、乡下乡亲们，我就叫做吴成功，当初嫌贫爱富不算人，我如今示众到四城门，不要像我这嫌贫爱富人。”

这五位佳人后来与李怀玉生到五男二女，五子来朝纲里伴皇驾，二女来朝纲里配公卿。

万岁天子就想：李家确实对朝廷有功，帮我攻关斩将，立下汗马功劳。就叫风流才子、自在臣相写下一部——

五女兴唐节义卷，千古流传来劝善人。

众位，忠孝宝卷，小弟子粗枝大叶，讲到这里，也算得有始有终。

经到头来卷到梢，落难星宿总上九霄。

宝卷讲完成，礼拜佛世尊。大家帮念格佛，老少注长生。

黄立清 讲录
吴根元 整理